從戰爭到神話的『現代啓示錄』

黃建業

「越戰獵鹿人」結尾一場關起門來高唱：「主祐美國」表達了美國保守派在戰後瀰漫不散的哀傷，却沒有眞正對戰爭作出全面反省。「越戰突擊隊」結尾影機掃過墳場，批判的立場仍然止於對政治的感喟，無法延展更進一步的視野，逗留在過往反英雄的結論上面，意態依然偏小。至於阿殊比的「歸家」雖然聰明地把主題放在越戰的後遺症之上，惟其貫串全片的感傷色彩，又使其淪入通俗的格局，某些故作深情的場面，又頗有幾分使人煩厭。

越過了七十年代，這悠長的一段對外戰爭的經驗，到底具有何種意義呢？一九七九年間以上一系列的好萊塢越戰電影（其他還有 The Boys In Company C; Tracks 和 Who'll Stop The Rain 等影片）似乎依然無法全盤地解釋出這種歷史背後複雜的問題。大部分談論越戰的電影只能執其一端，遂常常罔顧了很多更爲重要的事實眞像，十三年的炮火隱隱暗藏了世界政局的兩難和哀痛，若非有史家筆觸，若非有對人類文化深切的瞭解，斷難把這些事件串聯起來，轉化爲一件藝術的精品。

拍完了「對語」，拍完了「教父」二集，柯波拉意猶未盡的要在美國影藝史上再度奠定其大師地位，浪漫深沉的史詩筆調遂從大美的幻夢轉向更爲龐大的文明視野。而也就是這種龐大的心懷使「現代啓示錄」成爲七十年代美國新好萊塢光榮的總結。

「現代啓示錄」之所以超過了一般越戰電影，在於它的視野很快就離開了越戰，我們甚至可以說，電影一開場柯波拉便遠遠拋開了那些越戰片一向熱中的問題，全心全意地開展他對人類文明的探索。看看電影的開場，不到三分鐘已經表達出這份心意，美麗的轟炸景象，倒懸的人頭，盤旋的電風扇，柔柔滑過銀幕的直昇機，諸此種種都說出戰爭如同夢魘，人在文明中顯得顚倒和錯亂。一切都已經很清楚了——人類在文明與理性的規範壓抑下，處處難尋出路，唯一的途徑就是借助戰爭（猶如借助夢境）達成那種被壓抑後的渲洩。

故此，戰爭對柯波拉來說，其實只是人類文明在走進理性死巷後，向非理性的一種反撲，美國漫無目的地陷入亞洲的戰雲，尼克森却爲他的聖誕大轟炸找到了一個讓屠殺變得合理的藉口。其實，一言以蔽之，就是這種極度的理性化使文明墮於困局。可是當人類一旦放棄理性的時候，又會在非理性的漩渦中，顯得茫無所知。開場不久，我們看到韋勒上尉在酒店臥房中的自戕與煎熬，其實也就是處於軍事紀律與戰爭邊緣間的困境，前者過度的規範抑壓了人性和意志，後者極端的放肆又將轉向瘋狂與暴戾。韋勒上尉一直處於這兩難之中，其特殊的任務則又將使這兩難的困局更加尖銳化了。

柯波拉讓韋勒上尉恰似優力西斯一樣向著神話航行，只是韋勒的船舷一直指向寇玆那龐大而可怖的陰

影，却不是荷馬史詩中那些浪漫多采的歷險傳奇。韋勒的處境越來越顯得荒謬和尷尬，因爲越南的戰火只是政治手段下，讓暴力得到理性化的解釋，經過了九一騎兵隊的荒謬轟炸和花花公子晚會的性鬱結底渲洩，韋勒已然清楚瞭解到他那任務的荒謬性實乃源於其背後更大的政治荒謬，惟韋勒已經毫無自主力地向著寇玆的神話航行，不過與其說韋勒是因著那任務而邁進，則不如說他是被寇玆的謎圖吸引著。一張一張棄置在水面的寇玆檔案，彷彿告訴我們韋勒開始離開文明和體制，龍橋以後的一段搜索已成爲一段迷失在非理性與神秘之中的航程。

柯波拉極尖銳地把前一段航程見證出理性化的荒謬，後一段航程隱伏如非理性的漩渦，這一方面勾畫出韋勒中尉面對前者的無能以及面對後者的無助。另一方面也同時適切地把兩者構接成一強烈的對比。文明與野性之間，死亡和毀滅及其接壤之處。柯波拉在龍橋一段所呈現的末日景色確實使人怵爾心驚。而更爲悸人的乃接踵而至的自然神秘力量，韋勒的同行者，一個一個死去，鎗林彈雨自叢林間蠭然而出，彷彿不是越共殺死他們，眞正置他們於死地的却似是那山川間莫知所指的隱秘。如此，自然與文明間唯一的相同點乃是一個暴戾的本質，「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到了寇玆的王國時，這種暴力本質便成了寇玆嗜殺的玄學依據。

於是，我們可以就此打住，貫串康拉德「黑暗之心」，貫串艾略特「空洞的人」以及本片的唯一線索乃就是人類的內在暴力本身。康拉德、艾略特、柯波拉都同時肯定了暴力表現乃是生命存在經驗的本質。柯波拉以「黑暗之心」爲故事藍本，且讓馬龍白蘭度高聲朗讀冗長的「空洞的人」意義已溢乎言表。無論「黑暗之心」抑或「現代啓示錄」皆以「可怖呀！可怖呀！」作其結語，無非是了悟此生命困境後所作出的睿智嗟嘆。柯波拉近似康拉德的地方在於他們都那樣確認暴力於生命的必然性，柯波拉之近同艾略特的地方，在於他們都懷著龐大的視野，把暴力的主題當作現代文明的核心主題來談論。因此，我們可以高聲地說『現代啓示錄』壓根兒不是一部談論越戰或者探討越戰問題的電影，在片中，柯波拉只是借用這場尷尬的戰爭連接起文明與野性之中，人類內在暴力不同的指向。柯波拉放棄了戰爭表面的種種問題，却牢牢

地掌握住隱藏得更深而延展得更大的文明困局，大師巨腕，洞悉全局，每下一子自是不凡手筆，至於每一著所隱現背後深沉的透視力，又往往見出其魁宏的氣度了。

見識過柯波拉在「教父」二集中沉緩浪漫的史詩風格，再看「現代啓示錄」依然有太多教人心盪神搖的地方。全片的兩段結構乃是「啓示錄」最特異之處，柯波拉在前段安放戰爭的暴力和荒謬，却依然是理性層面的，到龍橋以後那種神秘的非理性力量都已完全是心理主觀層次。故此，柯波拉前段是把超現實主義放在寫實的景象之中，後段則是把超現實主題架在表現主義的風格之上，前段激昂的節奏，由快速的運動與剪輯來完成，後段沉緩的波動則以慢移的光影與長鏡頭來達至。這種前後廻異的兩段風格雖在寇比力克的『太空二〇〇一年』中嚐試過，但其能與主題相併，結合成最佳妙的形式者，柯波拉似乎要比寇比力克又更上層樓，無論就那一面來講，柯波拉都似乎能爲其人道的心懷找出適切的形式和結構。前段在快節奏的陸空交替剪輯中，讓屠殺在華格納的樂聲裏邁入高潮，後段則在星移物換的光影流動裏把觀衆捲入寇茲那囈語般的睿智世界。於此柯波拉若稍有不愼卽會失足，陷入兩面不討好的危機，但龍橋一段却又輕易地把寫實主義與表現主義風格混成一體，使全片在風格的轉移中不至突幾，反而，見出其大膽與豪邁的本色。

擺盪於文明及野性之間，「現代啓示錄」更重要的在於打破戰爭的神話與寇茲的神話，因爲前者使理性沉入夢魘，後者讓睿智走向嗜血。當人類文明認清了制度約制了自由意志，也認淸了非理性本質的不可依賴，到底又何去何從呢？電影到結尾時韋勒遠遠離開了戰爭，也終結了寇茲的瘋狂痛楚，一葉孤舟，前路邈邈，柯波拉似乎要問，戰爭的過去與寇茲祭典式的死亡，到底又眞的啓示了些什麼呢？如果柯波拉眞的作出答案，則未免獨斷而妄自尊大。柯波拉把問題存疑著，透過白蘭度的囈語：「可怖啊！可怖啊。」道出文明和生命苦澀的含義，雖說未免悲觀了一點，但其打破文明一直對理性或直觀的依賴，詮釋以及粉碎兩者悠久的神話，實不失其促使人類檢討自身的宏旨。片子原名「現代啓示錄」背面隱含現在反省的本意，正是柯波拉苦心經營的警語，彷彿戰爭把人類

帶入倒錯和混亂，但畢竟戰爭的過去，人類或可得以眞正的清醒，柯波拉讓白蘭度死後，室外一陣冷雨，隱約間微露出希望、和平的福祉。也正爲那聲聲「可怖」的呢喃平添了幾分光明的旨趣。

很明顯，柯波拉這部作品將會傳世的，他宏闊的視野把人類問題放在一個新的鋒面上，冷靜的文化觀念在美麗的詩情中洋溢著人文主義的希望和背負。奧斯卡金像獎的冷落只顯示出影藝學院的庸俗和短視，柯波拉與他這部影藝史中璀燦的里程碑，將毫無疑問地會在歷史的考驗中把脚步邁得更遠。而其高視濶步的投影或將爲八十年代的美國電影藝術，打開新局亦未可知！

本社推介兩本可助您創造經濟奇蹟的企管叢書，它們分別是兩位創造了經濟奇蹟的實業鉅子的巨著，那即是本社出版的：

談經營管理

王永慶著　50元

經營心得

松下幸之助著　40元